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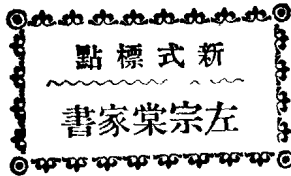
新式標點

左宗棠家書

上海啓智書局印行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初版

全一册實價國幣二角



發行者

啓智書局

上海法大馬路自來火街西高第里一號

印刷者

啓智印務公司

上海法界西門路潤安里十九號

代售處

全國各大書局

序

先太傅家書若干首，戊己之間，桀修全集，鈔錄成帙，擬別梓行；嗣仲氏叔氏喪後，孝同奔走四方，忽復二十餘年，家居日少。逮辛亥變亂，全集版片，存於湘祠者，損毀頗多；今年春歸湘，將版補鑄，全集幸完。所鈔家書，亦檢出攜來海上。其中訓諭，雖家常瑣事，而籌兵籌餉，以及用人行政，獨爲其難；有章奏書札所未盡，可相印證者。孝同每展讀，三復流涕，手澤猶新，如聞警欬！爰亟排印，垂示子孫，用志永慕。

庚申，冬月，不肖孝同述。

左宗棠家書

致霖兒 (正月二十七夜四鼓季父字)

久不作篆，偶爲霖兒書千文仿本五紙寄去；須玩其用筆之意，以濃墨臨之。

字諭霖兒知之：閱爾所寫請安帖子，字畫尙好，心中歡喜。爾近來讀小學否？小學一書，是聖賢教人作人的樣子；爾讀一句，須要曉得一句的解，曉得解，就要照樣做。古人說：事父每，事君上，事兄長，待昆弟朋友夫婦之道；以及灑掃，應對，遂退，喫飯，穿衣，均有現成的好榜樣。口裏讀著者一句，心裏就想著者一句；又看自己能照者樣做否？能如古人，就是好人；不能，就不好，就要改，方是會讀書，將來可成就一個好子弟。我心裏就歡喜者，就是爾能聽我教，就是爾的孝。早眠，早起；讀書要眼到，——一筆一畫莫看錯——口到——一字莫含糊——心到；——一字莫放過——寫字，——要端身正坐要懸大腕大指節要凸起五指爪均要用勁要愛惜筆墨紙——溫書，要多遍數想解，讀生書要細心聽解。走路，喫飯，穿衣，說話，均要學好樣。——也有古人的樣子也有今人的樣子揀好的就學——此紙可粘學堂牆壁，日看一遍。廿三夜四鼓。癸叟姪覽之：郭意翁來，詢悉二十四日嘉禮告成，凡

百順吉，我爲欣然；爾今已冠且授室矣，當立志學作好人，苦心讀書，以荷世業。吾與爾父漸老矣，爾於諸子中年稍長，姿性近於善良；故我之望爾成立尤切，爲家門計，亦所以爲爾計也。爾其敬聽之！讀書非爲科名計，然非科名不能自養，則其爲科名而讀書，亦人情也；但既讀聖賢書，必先求識字；所謂識字者，非僅如近世「漢學」云云也。識得一字卽行一字，方是善學；終日讀書而所行不逮一邨農野夫，乃能言之鸚鵡耳！縱能掇巍科躋通顯，於世何益！於家何益？非惟無益，且有害也！馮鈍吟云：「子弟得一文人，不如得一長者；得一貴仕，不如得一良農。」文人得一時之浮名，長者培數世之元氣；貴仕不及三世，良農可及百年。務實學之君子，必敦實行，此等字識得數個足矣。科名亦有定數，能文章者得之，不能文章者亦得之；有道德者得之，無行誼者亦得之。均可得也，則盍期著道德而能文章乎？此志當立。爾氣質頗近於溫良，此可愛也；然丈夫事業，非剛莫濟。所謂剛者，非氣矜之謂，色厲之謂；任人所不能任，爲人所不能爲，忍人所不能忍，志向一定，併力赴之，無少夾雜，無稍游移，必有所就。以柔德而成者，吾見罕矣！盍勉諸？家世寒素，科名不過鄉舉，生產不及一頃；故子弟多樸拙之風，少華靡佻達之習，世澤之賴以稍存者此也。近頗連婁官族，數年以後，所往來者，恐多貴遊氣習；子弟脚跟不定，往往欣厭失所，外誘乘之矣。惟

能真讀書，則趨向正，識力定，可無憂耳！盡慎語？一國有一國之習氣，一鄉有一鄉之習氣，一家有一家之習氣；有可法者，有足爲戒者，心識其是非而去其疵以成其醇，則爲一國一鄉之善士，一家不可少之人矣。家庭之間，以和順爲貴；嚴急煩細者，肅殺之氣，非長養氣也。和而有節，順而不失其貞，其庶乎？用財有道，自奉甯過於儉，待人甯過於厚；尋常酬應，則酌於較報可也。濟人之道：先其親者，後其疏者；先其急者，次其緩者。待工作力役之人，宜從厚償其勞，憫其艱也；廣惠之道，亦遠怨之道也。人生讀書，得力祇有數年：十六以前，知識未開，一二十五六以後，人事漸雜；此數年中放過則無成矣。勉之！新婦名家子，性行之淑可知。妃匹之際，愛之如兄弟，而敬之如賓；聯之以情，接之以禮，長久之道也。始之以狎暱者，其未必啖；待之以傲慢者，其交不固。知義與順之理，得肅與離之意，室家之福永矣。婦女之志向習氣，皆隨其夫爲轉遂；所謂「一牀無兩人」也。身出於正而後能教之以正，此正可自驗其得失，毋遽以相責也。孟子曰：『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。』胡雲閣先生，乃吾父執友，曾共麓山研席數年，詠芝與吾齊年生，相好者二十餘年。吾之立身行事，詠老知之最詳，其重我非它人比也。爾今壻其妹，仍不可當鈞敵之禮；無論年長以倍，且兩世朋舊之分，重於媼姪也。尊之曰先生，可矣。爾婚時，吾未在家；日間文書紛

至，不及作字，暇間爲此寄爾。自增於古人教子之義，不知爾亦謂然否？如以爲然，或所見各別，可一一疏陳之，以副所詣也。

致孝威 （庚申正月三十日）

孝威，寬，知之：我於廿八日開船，是夜泊三汶磯；廿九日泊湘陰縣城外，三十日即過湖抵岳州。南風甚正，舟行順速，可毋念也！我此次北行，非其素志；爾等雖小，當亦略知一二。世局如何，家事如何，均不必爲爾等言之；惟刻難忘者，爾等近年讀書無甚進境，氣質毫未變化，恐日復一日，將求爲尋常子弟不可得，空負我一片期望之心耳。夜間思及，輒不成眠，今復爲爾等言之：——爾等能領受與否則我不能強之然固不能已於言也。——讀書要目到口到心到；爾讀書不看清字畫偏旁，不辨明句讀，不記清首尾，是目不到也；喉舌唇牙齒五音，並不清晰伶俐，蒙籠含糊，聽不明白，或多幾字，或少幾字，祇圖混過，就是口不到也；經傳精義奧旨，初學固不能通；至於大略粗解，原易明白。稍肯使心體會，一字求一字下落，一句求一句道理，一事求一事原委；虛字審其神氣，實字測其義理，自然漸有所悟。一時思索不得，即請先生解說；一時尙未融釋，即將上下文或別章別部義理相近者反復推尋，務期了然於心，了然於口，始可放手。總要將此心運在字裏行間，時復思繹乃爲心到

；今爾等讀書總是混過日子，身在案前，耳目不知用到何處，心中胡思亂想，全無收斂歸著之時，悠悠忽忽，日復一日。好似讀書是答應人家工夫，是欺哄人家掩飾人家耳目的勾當；昨日所不知不能者，今日仍是不知不能，去年所不知不能者，今年仍是不知不能。孝威今年十五，孝寬今年十四，轉眼就長大人矣；從前所知所能者，究竟能比鄉村子弟之佳者否，試自忖之。讀書作文，先要立志；想古來聖賢豪傑，是我者般年紀時，是何氣象？是何學問？是何才幹？我現在那一件可以比他？想父母命我讀書，延師訓課，是何志願？是何意思？我那一件可以對父母？看同時一輩人，父母常背後誇贊者，是何好樣？斥責者，是何壞樣？好樣要學，壞樣斷不可學。心中要想個明白，立定主意，念念要學好，事事要學好；自己壞樣，一概猛省猛改，斷不許少有回護，斷不可因循苟且，務期與古時聖賢豪傑少小時志氣一般，方可慰父母之心，免被他人恥笑！志患不立，尤患不堅；偶然聽一段好話，聽一件好事，亦知感動羨慕，當時亦說我要與他一樣；不過幾日幾時，此念就不知如何銷歇去了。此是爾志不堅，還由不能立志之故；如果一心向上，有何事業不能做成？陶桓公有云：『大禹惜寸陰，吾輩當惜分陰。』古人用心之勤如此。韓文公云：『業精於勤而荒於嬉。』凡事皆然，不僅讀書，而讀書更要勤苦。何也？百工技藝，及醫學農學，均是一件事，道理尙易通曉；

至吾儒讀書，天地民物，莫非已任，宇宙古今事理，均須融澈於心，然後施爲有本。人生讀書之日，最是難得；爾等有成與否，就在此數年上見分曉。若仍如從前悠悠過日，再數年依然故我，還能冒讀書名色充讀書人否？思之！思之！孝威氣質輕浮，心思不能沈下；年踰成童，而童心未化。視，聽，言，動。無非一種輕揚浮躁之氣；屢經論責，毫不知改。孝寬氣質昏惰，外恣內傲，又貪嬉戲，毫無一點好處；開卷便昏昏欲睡，全不提醒振作，一至偷閒頑耍，便覺分外精神。年已十四，而詩文不知何物，字畫又醜劣不堪；見了好處，不知自愧；真不知將來作何等人物！我在家時常訓督，未見悔改；今我出門，想起爾等玩鈍不成材料光景，心中片刻不能放下。爾等如有人心，想爾父此段苦心，亦知自愧自恨，求痛改前非以慰我否？親朋中子弟佳者頗少，我不在家，爾等在塾讀書，不必應酬交接；「外受傳訓，入奉母儀」可也。讀書用功，最要專一無間斷。今年以我北行之故，親朋子姪來家送我先生又以送考耽誤工課；聞二月初三四始能上館，所謂「一年之計在於春」者，又去月餘矣！若夏秋有科考，則忙忙碌碌，又過一年，如何是好？今特諭爾：自二月初一日起，將每日工課，按月各寫一小本寄京一次，使我查閱；如先生是日未在館，亦即注明，使我知之。屋前街道，屋後菜園，不准擅出行走；如奉母命出外，亦須速出速歸。「出必告，反必面。」斷不

可任意往來！同學之友，如果誠實發憤，無妄言妄動，固宜引爲同類；倘或不然，則同齋割席，勿與親暱爲要！家中書籍，勿輕易借人，恐有損失！如必須借看者，每借去，則黏一條於書架，注明某日某人借去某書，以便隨時向取。

致孝威（二月廿四日）

孝威知之：卅日過湖，曾一信寄回，想已接閱。自二月初一入荊河口，至廿四日始抵荊州；五百餘里，竟行兼旬之久，實苦遲滯。今日已雇小車八輛，轎二乘，馬兩匹，向襄陽前去；大約須閏月初始抵都也。爾在家，須用心讀書，斷不可如從前悠悠，是所切囑！大一歲，須立一歲志氣，長一歲學問；勿貽我憂！餘俱詳前諭，不多及也。

致霖兒（四月初三日宿松大營）

霖兒知之：滌翁處專人回湘——卅日水宿松起程大約十四五日可到省——曾寄高麗參，燕窩，阿膠……等物與爾，未知已到否？爾近來病已全愈否？客中聞爾病，憂思頗切；自得初八日家書後，尙未接得續稟。入夏後光景何如？爾體質頗弱，藥餅調理；固不可少；然安心靜養，尤其所急。日間隨意寫字看書，不必久坐久讀也。我於旬日內外，由宿松出江，買棹西還；大約端節後方可抵家。金陵官軍各營，於閏月十六日敗潰，大局頓壞，時事日非，

殊堪悲歎！歸後仍須鄉居爲避世計，可告汝母知之！

致霖兒（廿九日辰刻）

我於廿日由宿松啓行，廿七日舟泊岳州，見阻風南津港；候北風發二三日，即抵家也。過鄂時，適接爾十一日信，言病狀頗詳；我心稍稍放下。詠老贈人蓀陳阿膠與爾，意厚可感耳！

致孝威（九月初四日章門營次）

孝威覽之：啓行後廿六日抵章門，途間接滌帥信，甯國府於十二日失守；滌帥方遣李次青觀察率所部平江勇三千赴徽郡防守，正值張副憲——芾——內召，因欠餉軍潰，賊遂漸窺嶺防。次青抵徽甫數日，分所部兩營防叢山，賊至敗走；滌所派援之兵亦敗。廿五日，徽郡遂失，次青未知存亡。徽城大而陋，儲糧既乏，百務均未備；次青所部僅二千五百人，入城同守。滌翁派援之鮑軍門一軍，又未到，兵單地險，賊多援緩，此城之失，固在意中。惟自此江西兵事日棘，滌翁在祁門，崎嶇險阻，地逼勢孤，亦殊可危！安慶獲賊僞文，知逆首陳玉成有分兩路上行之說；一擾皖北，一擾江西。我當率所部五千餘人，由安仁樂平扼婺源，

以固江西門戶而通祁門之氣。特慮賊蹤遽至，發源不可得到耳！楚軍自省至江西，沿途整肅言者謂爲向來未有；衆而能整，或可一戰。然賊勢浩大，時局至艱，未知攸濟。燕都夷患逼近，徵調川楚勇丁赴援，尤時事之大可憂者！我旣挺身任事，亦不敢有所推諉；竭吾心力所能到者爲之而已。爾身體尙未復元，凡百宜知保愛，毋貽我憂。爾母前有攜爾往外之說，未知果否？讀書亦可養身，只要有恆無間，不在功課之多；萬方多難，吾不能爲一身一家之計。爾年幼弱，諸弟更小，須一卹稟母命行之！所有讀書做人爲終身之計者。吾曾爲爾言之；時記我言，免我憂慮爲要！

致霖兒

（十月廿三日景德鎮行營）

霖兒知之：接兩次家書，均未及復；軍事甚煩，又未開仗，亦無可言者。皖南賊衆且悍，滌帥居祁門，未爲得地。今羣賊環伺，應接不暇；所持者，鮑張兩軍，及我部五千餘而已。現發老湘桂勇及右營六營截剿安仁竄匪，——卽由粵楚邊界竄入江西者——賊已聞風遠竄，已飭星速追剿。如前途有兵遏截，可期悉數殲除。惟皖境賊氛日逼，當速邦屯溪扼之。是處介休甯徽郡之間，相距各四五十里，爲休歙之賊所必爭；到此當有數大惡仗，惟當慎以圖之。自抵樂平後，大明軍令，革一營官戴國泰，三什長，斬一勇一夫，責革吸煙勇丁三十餘

名，軍事日有起色；如果餉需無缺，專心兵事，當有可觀。江西官民，喜其毫無擾累，惟索餉則頻頻不應，無如之何！如東征釐餉，可月得三萬五千兩，專濟我軍；——已向郭意城詢之——則當請於滌帥，以此濟我之困，免得仰面求人耳。王與多病不耐勞，李貴亦然，故俱棄之；凡營中革逐之人，不得其意以去，到省後必造作一番謠言，可置之不聽。爾在家，以養身讀書爲事，一切均經諄諄訓誡，勿貽我憂！英人事已於九月十二三互換和約，聞鑾輿返宮，根本幸尙無恙。然辱甚矣！東南賊勢，盡聚皖南，只看數月內有轉機否？江，浙，皖，軍事均不堪問，以無將之故；滌公處人才亦乏，調蘄泉不來，——旨不允——子春亦爲駱中丞帶去，只一魏質齋可調，我曾請之滌公，滌恐南中不肯令其來也。李金陽之爲人，我所深悉；然求之江皖，尙少有及其勇者；此子留之湘中，無人駕馭，終必爲患，故我意調之。王永章，周達武，陳品南，已請之滌公矣；滌公於我極親信，毫無間言，惟才略太欠，自入籍鄉，恐終非戡亂之人。我此去要盡平生之心，轟烈做一場，未知能遂其志否？家中用度及延師之費，每年由營中付二百金歸，省費用之足矣。此外斷不准多用，斷不能多寄，致損晉介節。劉王諸兄，見我寒苦，以四百金存我家中；我不知也；可以二百金劃存家中，以二百金請吳翔岡代製好劈山，切勿用勳爲要！——且等我下次信到再說——明日大隊拔向婺源，設

自率親兵二百，先到祁門一行；再由祁赴婺源，會師進屯溪。爾母體氣何如？念念！少雲處，忙中未及致書，可卽以此示之！

致阿霖 (十一月初九日)

阿霖知之：前月十七日，得安仁警報，卽派六營截剿，得獲大勝，賊竄入德興；又發四營迎擊，一戰遂克復縣城，賊竄婺源。我兵追到，一戰卽鼠竄浙界；共斃賊五六千，解散數千，拔出男婦數百，而我軍僅一弁帶傷——後物故——又兩勇陣亡而已。此次新軍甫試戰事，而十日之間連獲三捷克兩城，未亡一卒，則訓練之效也。將士勇氣百倍，若慎以用之，當尙有數好仗可打。昨夜得滌翁密械、建德失守，普鎮敗退；——勢逼饒景——我已前調梅村石泉諸軍，速回景鎮，——諸軍克婺源後尙留於彼以資鎮壓——明日可到。聞北信後，又加調老湘桂營二千人併來，約十二日可到。諸營到齊，當可穩打。此賊是僞忠王李壽成，人數實有四五萬之多，頗稱兇悍；——從蘇州而來楊厚菴曾於南陵途次親見之——且與諸友察看機勢圖之。江西無一枝好兵相助，各處有急，則咨請速援，而月餉則吝不之與，實爲可惱！——暫尙未大欠然新軍必須如期發數月乃可欠也——浙撫奏請我督辦浙中軍務，——答應四萬一月餉——旨意詢滌帥，徽甯可少此軍，則令赴浙；滌必不放棄，我亦不肯背滌也。家下

事、我無心問及；一切有爾母在，謹聽教誡，毋貽我憂？

致霖兒（臘月十二夜三更）

字諭霖兒知之：前兩次械示，德興婺源諸捷，及守景德鎮浮梁城擊退大股逆賊諸捷，想可得覽？諸賊方翕聚江皖之交，與滌公及我爲難；年內尙有大仗開，將士心志漸孚，當尙可用，可告爾母放心！吳翔岡代我造劈山廿桿，曾以公牘私函至之，由若農觀察轉遞；爾接此信，可攜銀二百兩送去，親交翔岡。千萬！千萬！袁升家信來，需銀甚急；渠請付銀六兩，交其弟袁明，爾可令何三叫袁明來家付之。何三在家當差甚苦，我會諾以每月三金，不可失信，爾可告汝母照給之！此項及墊發袁升薪水，均應在營中賬目上支取，俟後有便，再寄歸也。多隆阿都統，及李希菴廉訪，在皖北打大勝仗；四眼狗求救於皖南諸逆首，或者皖南之賊，此後尙易打。然石逆餘黨，又從湖南竄入江西，悍而且衆，又是楚軍之累耳！成軍以出，忽忽半載，功業未建，轉瞬又逼殘年，思之愧憤！幸體氣較在家時尙健，可勉力支持。楊石泉因葬親故暫辭歸，贈以二百金，固卻不受，只取四十兩作盤費；其在軍勞不言功，性情恬淡，尤爲可敬。克菴勤懇，梅村沈毅，眞君子也！梅村已保臬司銜，克菴保知縣知州銜，石泉保知縣同知銜花翎，然均不樂受，卽此已非他營所能有矣！少雲處，忙時不及作信，可

以此視之！

致孝威

(辛酉正月二日四更梅源橋行營)

孝威知之：按臘月初十日稟，知家中清吉，爾兄弟姊妹均好，甚爲欣然。爾年已漸長，讀書最爲要事。所貴讀書者：爲能明白事理，學作聖賢，不在科名一路；如果是品端學優之君子，即不得科第亦自尊貴，若徒然寫一筆時派字，作幾句工緻詩，摹幾篇時下八股騙一個秀才舉人進士翰林，究竟是甚麼人物？爾父二十七歲以後，即不赴會試；祇想讀書課子，以綿世澤，守此耕讀家風，作一箇好人，留些榜樣與後輩看而已。生爾等最遲，盼爾等最切，望爾等不知好學，故嘗以科名款動爾；其實爾等能向學作好人，我豈望爾等科名哉？來書言每日作文一篇，三六九日作文兩篇，雖見爾近來力學遠勝從前，然但想赴小試做秀才，志趣尚非遠大；且爾向來體氣薄弱，自去春病後，形容憔悴，尙未復元，我與爾母每以爲憂，爾亦知之矣。讀書能令人心曠神怡，聰明強固，蓋義理悅心之效也。若徒然信口誦讀，而無得於心如和尙唸經一般，不但毫無意趣，且久坐傷血，久讀傷氣，於身體有損；徒然揣摩時尙腔調，而不求之於理，如戲子演戲一般，上台是忠臣孝子，下台仍一賤漢！而且描摹刻畫，鉤心鬥角，徒耗心神，尤於身體有損。近來時事日壞，都由人才不佳，人才之少，由於專

心做時下料名之學者多，留心本原之學者少；且人生精力有限，盡用之科名之學，到一旦大事當前，心神耗盡，膽氣薄弱，反不如鄉里粗才，尙能集事，尙有擔當。試看近時人才，有一從八股出身者否？八股愈做得入格，人才愈見庸了！此我閱歷有得之言，非好罵時下自命爲文人學士者也。讀書要循序漸進，熟讀深思，務在從容涵泳，以博其義理之趣；不可只做苟且草率工夫，所以養心者在此，所以養身者在此！府試，院試，如尙未過，即不必與試；我不望爾成箇世俗之名，只要爾讀書明理，將來做一箇好秀才，即是大幸！軍中事多，不及詳示，因爾信如此，故略言之。李貴不耐勞苦，來營徒多一累；其人不能學好，留之家中亦斷不可！我寫信與郭二叔，求他轉薦地方可也。家中大小事件，亦宜留意！家有長子曰家督，爾責非輕，長一歲年紀須增一歲志氣。須去盡童心爲要！

致阿霖 (二月三日)

阿霖閱之：由意城南坡處所寄之械均到，但不快耳。自到梅源橋初九日一捷後，聞祁門有警，即分援之；而令四營羅近秋黃有功李世顏黃少春……等隨鮑軍追賊。正月廿六，又獲一大捷，江西九江饒州各屬，一律肅清，建德亦無賊——池州府屬——鮑軍之力爲多也。見接探報：徽甯大股：竄入婺源，又須親往剿辦，真是應接不暇耳！兵事一切，已致詳二伯信。